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十九回 啟兵端輕納平州城 逞神力奪轉唐泥甲

卻說聞煥章被焦面鬼挾仇呈首開封府，要到東京分理，心中放女孩兒不下，卻好安道全與穆春來接蕭、金二位娘子，到山寨完聚，也喚女兒同去，身子才無羈絆。五更送上車子，未免有些孤淒。恐怕東昌府有人來提，把房屋封鎖，托與鄰人照管。自己即上東京，先去參謁宿太尉，把焦面鬼挾仇呈首開封府，蕭讓、金大聖宅眷有安道全差人來接，打發到登雲山的事說了，懇求太尉分解。宿太尉道：「不妨。我這官對府尹說，把呈首人治他誣陷的罪。」聞煥章拜謝而出。到大相國寺尋一寓所住下，且看下落。

那時智清長老已回首了，寺中一個老僧，法號真空，是個有德行的禪師，一向廝熟的，就留松月軒宿歇。真空到晚上喚侍者烹茶與聞煥章閒話，說道：「聞先生，你真誠君子，隱逸避世，今日何故復到此地？」聞煥章道：「只因愚直，觸了小人之怒，有些事在開封府。早上見過宿太尉，與我分解，少不得要耽擱幾天，借寓貴刹，但恐打攪不便。」真空笑道：「只是有慢，何出此言！老衲雖是世外的人，眼中看不過，也要出京尋一個隱僻之所安身了。朝廷的事都被一班奸黨弄壞，這不消說了。還有災異的事，可曾聞得麼？」聞煥章道：「遠在鄉僻，不曾知道。」真空道：「夜靜無人，不妨閒講。有龍掛在軍器作坊，兵士取來作脯，大兩七日，京城水高十餘丈。禁中出了黑眚，其形丈餘，毒氣噴開，腥血四灑。又有黑漢蹲踞，像犬一般，點燈時候就搶小兒吃。狐狸坐在御榻上。東門外一個賣菜的，至宣德門外，忽然癡迷，叉手罵道：『太祖皇帝、神宗皇帝使我來說，快些改過！』又有賣青果男子，有孕生子。酒店姓朱的妻子，忽生鬚鬚，長六七寸，宛然一個男子，特詔度為女道士。天狗星隕，有聲如雷。彗出紫微垣，長數丈，北拂帝座，掃文昌。種種怪異，不可殫述。總之『國之將亡，必有妖孽』。眼見得天下大亂了。這是老僧饒舌，先生須要謹言。」談至夜深，到客寮送單安寢。次日，聞煥章會見高太尉，亦將此事囑托。高俅道：「軍務倥傯，這些細事哪裡來追究！不必掛心，我去對開封府說便了。」聞煥章辭謝，回大相國寺中不題。

原來大金與宋朝和議之後，以燕雲之地與宋，將富室大家遼國舊臣左企弓等盡行東徙。那些百姓在路，流離困苦，棄子拋妻，遍尋鞭撻，備極艱辛。行到平州，一齊訴與守將張穀道：「丞相左企弓等投降金朝，百姓多被遷徙，家業失散，妻孥被擄，生不如死。求公做主，使我等復歸鄉土，生死感恩！」張穀召諸將商議道：「我本遼國大將，鎮守平州，兵強將勇，何不投降於宋，興復遼國，使百姓安集，名標青史，何所不可！」遂請丞相左企弓來說道：「公為遼國大臣，當盡忠竭力，死守社稷。怎麼金兵一到就稽首迎降，使遼國絕滅？今又百姓東徙，備極苦難，皆汝之罪！」左企弓無詞可對，張穀喝令武士絞死，棄屍野外。遣牙將李弼投降童貫軍前。童貫密本啟奏道：「平州形勝之地，張穀總練之材，足以御金人、安燕境。」左司郎中朱紹諫道：「不可。前者與金破遼，棄兄弟之國，親虎狼之鄰，已為失策。今新與金盟，納叛投降，自啟其釁，後必有悔。」王黼大怒，將朱紹諫職為民，勸帝納之，加授張穀為鎮東將軍，欽賜黃金彩緞。張穀受詔，遂改宋朝旗號，練兵守城。

金主聞張穀降宋，大怒道：「那宋朝借我兵力破了遼國，好意分燕雲之地與他，貪心不足，背了盟誓，不可不伐！」遂差大元帥幹離不領兵二萬，攻打平州。一連攻打三日，張穀無措，只好棄了平州，同二子逃到童貫營中。幹離不得了平州，火速追來，切責童貫：「棄盟納叛，快把張穀送出，尚可饒恕。若是執迷留住不放，殺到東京，連那無道昏君，一並捉來。」童貫心慌，只得把張穀父子灌醉絞殺，將木匣盛了首級，送到金營。幹離不肯罷兵，必要童貫親自來謝罪。童貫心中害怕，哪裡肯去，連夜逃回京師。那時郭藥師專制一路，募兵三十萬，心懷進退，聞鑿死張穀，首級送到金營，憤然道：「金人要張穀，即殺與他；若要我，也照樣了！」即率眾投金，作為嚮導，知宋虛實，領兵深入。

金國又遣大將粘沒喝統兵十萬，進攻太原。邊報甚急，羽檄交馳。道君皇帝心中憂懼，集文武多官商議避兵之策。詔天下勤王，以皇太子為開封牧，將幸亳州。太常少卿李綱刺臂血上疏，請假皇太子位號，使為陛下守宗社，收將士心，以死捍敵，天下可保。帝意遂決，明日傳位皇太子。太子即位，尊帝為太上皇帝，居龍德宮，改為靖康元年。以李綱為兵部侍郎，分遣十員御營兵馬指揮使，各領兵二千，前往黎陽防遏金兵渡河。此乃朝廷大事，且擱過不題。

且說那焦面鬼的母親胡氏在家，不見兒子回來，心內起疑。有個鄰舍從東昌來，說三岔路口古廟前枯井內，地方人起出一個死屍，好似焦面鬼。胡氏聞知，魂不附魄，就央鄰舍領到哪裡，見拋在荒地上，面色從來焦黑，死後喜得不改，只是沒有了一隻腿，想被狗嚼了。號啕大哭，身邊帶有銀子，買口棺木盛貯停好了。回到家中，日夜悲哭，想道：「必是聞煥章謀死。」要去東昌府告理。雖然陰狡，終是女流，鄰里都恨他平日所為，無人幫助，患病起來，不消幾日，也就嗚呼哀哉。古人說得好：「青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。兩般猶未毒，最毒婦人心。」那胡氏既喪了丈夫，自該守節；忘了昔日恩義，去再嫁仲子震，又應該與他照管家業、撫育兒女；反溺愛前夫之子，把他一個聰俊孩子，可憐生辣辣磨滅死了。又怪旁人公道之言，教兒子去呈首陷害賢良。皇天有眼，母子俱亡，是不足惜。閒話丟過。

再說聞煥章在大相國寺已久，不見焦面鬼來催審。開封府因宿太尉囑托，並不來提。終日遊玩，閒時與真空禪師談說佛法。一日，在大殿上隨喜，看趕廟市的。見一個軍官跟兩個家丁，騎著馬，到寺內拜客。下了馬，叫家丁遞帖。見了聞煥章，舉手道：「久違了。怎的在此？」聞煥章看時，卻是雙鞭呼延灼。忙向前施禮道：「老將軍，闊別多年了。一向定當納福！小生有些小事在此作寓。請進待茶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有一敝友亦在此作寓，特來拜他。」家丁來回覆道：「某爺出京了。」聞煥章邀進松月軒坐定，侍者獻茶。呼延灼又問：「先生為著何事？」聞煥章把安道全偶然到莊上，留他看病，蕭、金二人刺配，寄放家眷，被焦面鬼呈首的事講了。呼延灼道：「此是小事，無影無蹤，怕他怎的！我們舊時的弟兄多事得緊，受了招安，為朝廷出過力，拜除官爵，也該守些本分。為甚麼東也起事，西也嘯聚？不唯壞了宋公明一生忠義，連我們面上少了光彩，動不動說是梁山泊餘黨！」聞煥章道：「總是為官司逼迫，出於無奈。就是小生局外之人，也牽惹在內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有個小兒，取名呼延鈺，年已長成，頗有膂力，武藝也習熟了，只是不通文墨。欲屈先生訓誨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聞煥章尋思半晌：「女兒已安頓得所，回家也無甚事，況且京師請先生是按月的，進退可以自由。」回言道：「但恐才疏學淺，不能為公子之師。」呼延灼道：「不必太謙。敝寓離此不遠，少停奉迎。」舉手作別出門。

果然到下午，家丁牽了一匹馬一個名帖來接。聞煥章謝過真空禪師，騎馬到門，呼延灼父子迎進。看那公子相貌魁梧，身軀雄壯，英氣逼人，真是將門之子。進到中堂，呼延灼叫院子鋪單，請聞煥章上坐。公子呼延鈺倒身拜了四拜，聞煥章在旁邊受了兩禮。晚間設席款待。次日進書館肄習，六韜三略，盡心講訓，公子也穎悟領略，不在話下。

一日呼延灼營中操練回來，到龍德牌坊下，見側首小巷裡，一個人抱著一個紅羊皮匣子，急忙忙奔出來。後面一個小學生，年紀不上十五六歲，眉目清秀，面白唇紅，飛也趕來，大喝道：「你這大膽的賊！拐了東西，往哪裡走！」旁邊三個閒漢一把攔定，道：「小子，你為甚趕他？」那小學生焦躁道：「你們敢是他同伙？」分掙不脫，心中大怒，把前面的一掌，踉踉蹌蹌，倒過一邊；又飛起右腳，將這個腰胯下用力一踢，便護疼座了下去。還有一個，不敢向前。那小學生飛也趕上，將抱匣子的照背心一拳，劈手奪過匣子，罵道：「這干殺不盡的賊囚！拿去送官便好！」看的人擠滿了，都道：「恁般四個大漢，經不得這個小娃子動手，端的好氣力！後來長成不知怎的哩！」呼延灼也勒住馬看得呆了，喚道：「你這小官人，是哪一家的？匣子內什麼物件？」那小學生把呼延灼上下一看，知是有職分的，不慌不忙放下匣子，叉手答道：「姓徐。匣子裡是祖上三代傳下的一副雁翎砌就留金鎖子甲，名喚『賽唐泥』。先父在日，花兒王太尉情願出十萬貫來買，不捨得賣他。先父從征方臘，途中病故，母親又亡，只同一個乳母養活。家道雖然消乏，遵著遺訓，珍藏在家，等閒也不把人看。三日前，這兩個搗子說是老種經略相公來借去一看，我回說沒有了。叵奈打聽我不在家，乳母是女流，竟闖進內室搶了出來。我恰好回家，方才趕來奪回。」呼延灼曉得是徐寧之子，見他勇力過

人，又有志氣，便道：「這般說來，令先尊是金槍手徐寧了。我是雙鞭呼延灼，曾為八拜之交。賢姪，你既父母雙亡，何不到我家裡與我小兒同學？現請聞先生為西席，通家之誼，極是便的。」那小官人見說是呼延灼，在山寨裡也還依稀認得，向馬前便唱一個大喏，說道：「小姪苦無依傍，得伯父這等美情，不敢自外。」

呼延灼叫跟隨的接過匣子，同到府中，與恭人說知就裡，道：「這般英俊，後來必成大器。」恭人也歡喜，即取一套新衣服換過，問道：「多少年紀？」答道：「小姪十六歲，名喚徐晟。」呼延灼道：「小我孩兒一歲，叫他兩個結為兄弟。」當下徐晟就拜呼延灼為父，恭人為母，呼延鈺為兄。恭人吩咐衙中下次人等稱為「二相公」。呼延灼到書館中與聞先生說了，同拜在門下。徐晟便拜為師，自此同習兵書。資性聰明，非常穎悟，更兼做人謙讓老成，上下都歡喜他。徐晟叫人去喚乳母，並家中物件搬來。閒時與呼延鈺比較氣力，走馬試劍。呼延鈺也使雙鞭。徐晟原是父親存下一條金槍，呼延灼自來點撥。不消幾日，兩個一樣精通。呼延灼誇獎道：「這一對少年，他日必為朝廷良佐。」那恭人一發喜歡。他有個女兒，小字玉英，年長十五歲，生得容貌端妍，有心要招他為婿。

不上一月光景，呼延灼從帥府回來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皇上輕信王黼、童貫，納降平州守將張穀，金人借敗盟為題，分道南侵，攻破河北州郡，將次渡河。聖上危急，思量避兵亳州，李綱請傳位太子，改為靖康元年。明日點兵到黃河守禦，特旨內侍梁方平為總監督帥，就在教場內閱武，招募天下英勇，有一番大征戰哩！」呼延鈺、徐晟道：「既是閱武招募，孩兒們也要去看看。」呼延灼道：「這也使得。只要五鼓起身。」

次早，呼延鈺、徐晟一齊結束，執了器械，同呼延灼到教場裡來。只見千軍萬馬，擺列得十分嚴肅，各將官全副披掛，齊整整伺候。到辰牌時分，內使梁方平，蟒袍玉帶，百員家將，簇擁而來。放了三個大炮，登將台而坐。左右擺着刀斧手，扯起帥字旗。中軍官傳下號令：「若有膂力過人，深諳韜略，弓馬熟嫻，武藝出群的，不論有職無職，俱准面試。若果才技優長，不次重用。」三通鼓畢，各營各隊的比較，其間優劣不等。中軍官又傳下令來：「凡軍民人等來應募的，要試三事：第一試力，將台下有兩個鐵墩，要提起走三匝；第二試箭，二百步外立下一標，標上畫個紅心，紅心內安一枚金錢，馬上射三枝箭，要中紅心，若能中金錢尤為超等。第三是試武藝。」傳令已畢，那些應募的紛紛去試力。那鐵墩重有五百多斤，提不起的多。有略提起的，走上幾步就氣喘吁吁，只得放下。馬箭都有射中紅心的，金錢眼內並無一人。試武藝這是容易的。

呼延鈺、徐晟看了半日，並無一個才技絕倫的，就放膽走到將台邊。兩個俱是垂髫，穿著緊身繡襖，相貌齊整，盡皆矚目。呼延鈺、徐晟各立一邊，將鐵墩輕輕提起，繞將台走了三圈，原放在舊處，面色不改。眾軍士齊皆喝采。喚家丁牽過兩匹馬，呼延鈺、徐晟把手一按，騰身跨上，那馬嘶了一聲，如飛跑去。兩個各張弓搭箭，流星掣電一般，兩枝箭齊插在金錢眼內，鼓聲大振。梁方平見了也歡喜。已後四枝箭俱中紅心，團團把金錢圍在中間。射完了箭，下馬離鞍，呼延鈺手執雙鞭，徐晟提金槍，盤旋擊刺，解數筋節，毫無破綻，多少老成宿將喝采不絕。梁方平大喜，喚上將台，問甚姓名。呼延灼從左邊班裡走出，打恭道：「兩個都是末將的兒子，一個名喚呼延鈺，一個繼養的，名喚徐晟。」梁方平道：「今日本監奉聖旨召募英勇，隨各將出兵守禦黃河渡口黎陽一帶地方。許多應募的都是庸材，唯有將軍兩位令郎天生豪傑，堪為國家梁棟。承制先授驍騎校尉，就同出征。若退金兵有功，更加顯職。」呼延灼同呼延鈺、徐晟拜謝回班。梁方平命軍政司撥御營十員名將，各領兵二千，分守汛地。明早即要出師，後期者斬。那十員將官是誰？

王進、劉光世、汪豹、岳飛、楊沂中、韓世忠、呼延灼、張俊、馬杰、胡定國。

那十員將官有好幾個有名宿將，其中也有個把搭色的。梁方平發放已畢，就去回覆聖上，辭朝出師。各兵將盡回去料理出征。

呼延灼同二子回家，對聞先生說道：「今日梁太監奉聖旨演武場點兵出守黃河，就召募英勇隨征，並無出色的；唯有兩個小兒技勇馬步各樣合式，除授驍騎校尉，隨我出征。想起來金國遣韓離不攻河北，粘沒喝打河東，各統十萬雄兵。今梁太監點十員將官，各領二千兵去分守汛地，那十員將雖有幾個好的，恐眾寡不敵守禦不住。金兵一渡了黃河，東京危如累卵，恐不可保。我同兩個兒子去倒不打緊，只是賤眷們在京，放心不下。在朝官員多有進家眷回鄉的，我意亦欲煩先生叫家丁跟隨，送老荆、小女回到汝寧。那邊有些薄產，可以住得。但是不敢動尊，不知先生肯否？」聞煥章道：「承台翁這般雅愛，豈敢推托！在京中無事，學生亦要南還，送寶眷到了汝寧，也要看觀小女，這是兩便的。」呼延灼大喜，即進去叫恭人收拾家資細軟：「我央聞先生送你們到汝寧家裡。明早我同兩個兒子從梁太監到黃河口防禦金兵，不可遲緩。」恭人依命，又置酒餞別。一夜通不睡，五鼓僱車子坐了恭人、小姐，聞煥章騎馬，四個家丁跟著，出門分手，未免各人含淚而別。

先說聞煥章押著車子出了京城，行不上三日路程，只見那些百姓攜妻挈子，紛紛逃難。說是汝、潁、光、黃等處有土寇王善作亂，聚兵五十萬，搶掠子女玉帛，殺人放火，甚是猖獗，官兵望風而沒。聞煥章聽得這消息，老大驚憂。下了馬，到車子邊，對呼恭人道：「有土寇王善作亂，光、黃、汝、潁州郡都破了，人民逃散，汝寧是去不得了。重回京師，又使不得。今在路途，進退兩難，怎麼處？小生的小女在登州，有幾個道義朋友住哪裡，也是將軍的舊相知，不若且去權住，待呼將軍得勝回來，再作區處。」呼恭人道：「我是女流，有甚見識？既是登州可以安身，但憑先生主張。」聞煥章就令車夫取登州路上去。

又行五六天，方到登雲山下，使嚙囉通報。安道全、蕭讓、金大堅、穆春齊來迎接，到聚義廳上，一同拜見。安道全等各加致謝，問：「東京事情若何？」聞煥章道：「我的事小，已解散了。所患金人敗盟，攻破河北、河東，聖上傳位太子，改為靖康元年。差內侍梁方平領十員名將去守黃河渡口，呼延灼亦在十員之中。他恐家眷在京有失，央我送回汝寧。不料土寇王善在汝寧作亂，回去不得，故同呼恭人、小姐來此權住。」眾頭領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顧大嫂便請恭人、小姐到後寨，與蕭、金兩娘子、聞小姐相見。把細軟家資收進，打發車夫回去。聞煥章父子重逢，這歡喜自不必說。大排筵宴，內外款待。穆春將店中遇著焦面鬼口出大言，次早跟到古廟邊殺死，投入枯井中說了。聞煥章道：「難得穆兄幹此快事，怪道再不見原首人到了。」當夜盡歡而散。正是：朝廷變亂難安坐，朋友歡逢且論心。不知呼延灼出征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徐晟能守先世之雁翎甲，淵聖皇帝不能保祖宗之天下，真可憐也。）